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上）

时间：2003-8-1 9:22:44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陈国明 阅读7021次

[摘要] 本文主要是对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审视，进一步指明未来华人社会的传播学研究方向。首先，作者用树作为比喻来界定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并且用这个传播树来阐释以上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其次，作者分别考察了三个体制健全的中国传播学会的历史和研究现状，这三个协会是ACCS，CCA和CCS，它们总体上可以反映以上地区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最后，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及海外华人传播学者和学会应该通力合作，从而得以在这个全球化社会中生存，并为它作出贡献。

[关键词] CCA；ACCS；CCS；传播学科界定；全球化

壹、前言

‘传播’或‘沟通’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从有了人类，经由某种媒介来传递讯息，以获取或满足各种需求，即是每日活动不可缺乏的现象。对‘传播’或‘沟通’这个概念较有系统的讨论，在西方可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一书。在东方，尤其是中国，虽然像《修辞学》的著作未曾出现，但零星有关沟通或传播的论述，在易经、道德经、四书、韩非子、荀子等著作里却处处可见。在实行方面，从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用语，更可看出传播的活动早已自成一个体系。譬如，和正式传播相关的概念有传、播、扬、流、布、宣、通、递等用语。这些传播活动的进行，通常又经由诏、敕、呈、奏、表、议、谏、书、檄等管道来完成[2]。这种正式的传播系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传播体制呈现了定于一尊的格局[3]。在非正式传播方面，则大多表现在口语的沟通上，而且显得更加的活泼与多样性。韩非曾就此在《说难篇》归纳了口语表达的十二难[4]。这些流行在普罗大众间的非正式沟通活动，有说、讲、论、诵、咏、唱等类。至于说服的运用，则普遍地存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传播领域。

然而，纵使传播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且不乏学者加以论述，传播学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与高等教育里的系所，则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5]。这是因为十九世纪工业化、都市化、与教育程度的普及等重大的社会变迁，在西方所产生的一种需求[6]。经过一个世纪在传播、英语、与新闻学三个领域之间的纠缠不清与折冲尊俎的发展，如今这三个领域已都成为独立的科系，具备了一个学门自当具有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英语与新闻学在中国发展也甚早，传播学方面则只注重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其它的领域则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引入，而且大致上只局限在台湾与香港两地。这可由陈世敏的研究得到印证。陈世敏分析五十年来台湾有关传播学出版物的内容，发现‘广告、行销与消费行为’，‘媒介实务、新闻专业知识’，‘大众传播’，与‘新闻学与新闻媒体’四个项目，高居发行量的前四名，总共占了所有发行量的60.4%。‘人际传播’，‘传播哲学’，‘组织传播’，与‘口语传播’四项则敬陪末座，合起来只占总出版量的1.2%。这些数字比率，说明了台湾地区传播教育与研究内涵的不完整性[7]。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传播学在台湾、香港、与几年来大陆慢慢发展的同时，也有一批华裔学生、学者旅居海外，特别是美国，接受传播学教育与训练之后，继续留在地主国从事教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他们对整个传播学领域或华人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也产生了傲人的成果。由于大陆地区已另有专文讨论，本文乃针对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近三年来的发展，做一个分析与讨论。

贰、领域界定

传播学研究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即已经开始，但一直到六0年代中叶，才真正巩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传播学一方面渗入了新闻学，特别是在量化研究上，给新闻学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结合了和英语系息息相关的演辩(Speech)领域而形成了所谓的演辩传播系(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八十年代之后，因时势所趋，大多数美国大学把演辩传播系改为传播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本文所著重的就是这个独立于英语与新闻系外的传播学领域。

为了界定传播学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用树来做个象征或类比，也就是把传播学当作一颗树来看待。这颗传播树的主干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本身这个概念，通常以‘传播学概论’、‘传播理论’与‘传播研究方法’三个科目为主。这颗传播树长有六大枝干：人际间传播学(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小团体传播学(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学(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公共传播学(Public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与文化间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8]。

作为沟通或传播之本的人际间传播学，主要在探讨发生于两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其研究主题，集中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建立。在这个由陌生、相知、好友、到知己的关系发展途中，人们所面对的诸如信仰、态度、认知、冲突、自我表露、吸引力、沟通能力等问题，都是这根枝干的绿叶，为了解人际间传播学与其他各枝干所必须学习之主题。其中的信仰、态度、与认知等概念，侧重在‘自我’这个个体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了心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也因如此，不少传播学者认为‘自我传播学’(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该列入传播学的一环。

小团体传播的形成，至少须要有三个人参与，至多则不超过十五人(有些学者主张到二十一人)。因其介于人际间与组织传播学之间，故有时被并入两者之一。不过小团体与人际间或组织传播学比较起来，仍有其独特的研究概念。譬如，人际间沟通的网路通道为一条，但人数一增加到四人互动，则有了六条网路通道。其他像团体的凝聚力、团体规范、决策、领导统御、与会议技巧等概念，都是小团体传播学的重要内涵。从小团体传播的领域，我们看到了社会学对传播学的贡献。

组织传播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一群人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而生活在一个各具权责义务的有机体内彼此沟通互动的过程。由于组织是一种制定化的结构，权责的划分与贯彻，成了完成目标的必要条件。由这个层级结构建立起的组织系统，引发了相当复杂的互动机制与其他相关变项的渗入，因此提供了组织传播学诸多可探究的概念。譬如对组织系统本身的研究，高低阶层之间的互动，问题解决与决策过程，生产力与员工士气，经营与管理的措施，权力与策略运用，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与公关(Public Relation)等，都是组织传播学探讨的对象。从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看到了商学院里的管理、市场学等领域对传播学的贡献。

公共传播学则是目前大部份传播学系里课程占最大比率的领域。这个潮流虽然渐渐在消退，但因为它是代表了西方文化演辩(Speech)的传统，其重要性在西方教育系统内势必持续着。公共传播学又称为修辞或语艺传播学(Rhetorical Communication)，它以口语表达为基点，发展出了一个包涵了理论与实际的庞大领域。首先是公共演讲学(Public Speaking)。这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在很多学校是所有学生必修的科目。再来是修辞分析与批评，特

别是对演说辞的钻研。其次是说服(Persuasion)的研究与训练。演说、修辞、与说服三项的整合,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科目,譬如政治传播学(Political Communication)、辩论(有Debate, Forensics, 与 Argumentation)、社会运动学(Social Movement),口头阐释学(Oral Interpretation)、文化研究或批评(Cultural Studies or Criticism)、与媒体批评(Media Criticism)等皆是常见的科目。由这些研究的内涵,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英语系对传播学的贡献。

大众传播学则与媒体有直接的关系。基本上,传统的印刷媒体归给新闻系处理。传播学领域所侧重的是电子媒体(Electronic Media),主要包括收音机、电视、与电脑网路。这是很实用的一个领域,与学生毕业后是否能直接找到工作有很大关系。因此主修传播系的学生,有很大比率选择这条途径。这也是传播学教育中长久以来在理论与实用之间争论不休的焦点所在(包括演辩训练一门)。以媒体为对象所开的课程,主要涵盖了媒体生产(Media Production)、广播(Broadcasting)、广告(Advertising)、网路传播(Internet Communication)媒体/资讯科技与政策(Me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cy)等。在此我们看到了传播学与新闻学共通的特性。

最后是文化间传播学。这是五0年代末,经由Edward T. Hall等人类学家的贡献所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领域。广泛而言,每一个传播学枝干只要加入了‘文化’这个概念,就可纳入文化间传播学这个领域。细分之下,则可大致上把广泛的文化间传播学,分成五个次领域[9]:一是国际间传播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狭义地定义为研究来自不同国家代表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如联合国里面各国代表间的互动)。二是文化间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狭义地定义为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的关系(如普通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互动)。三是种族间传播学(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定义为对一个国家内多数和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四是少数民族间传播学(Interethnic or Minority Communication),定义为研究一个国家内少数民族之间互动的关系(如华裔美国人与德裔美国人之间的互动)。最后是逆向传播(Co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定义为从种族间传播演进到文化间传播的过程(如当时哥伦布登陆美国时,一直发展到目前白种人与美国本土印第安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整个文化间传播学的研究里,一些共通的研究主题包括了沟通与文化的关系、文化认知、文化价值观、文化认同、文化与语言、文化间关系之演进、文化间冲突经营、文化适应、文化沟通能力、和文化间沟通训练等[10]。在此我们看到人类学对传播学的贡献。

虽然传播学者对传播学领域的归类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所涵盖的内容大致上与前面所列举的差别不大。从这些内涵,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学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受到其他不同学科的影响颇巨,可说是一门跨科际的既属人文又属社会科学的学科。主修传播学的学生,悠游涵咏在传播学花园,通常因自己的需求,可在共修主干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科目之外,侧重攻读其中一个或多个枝干的领域。

从传播学领域的界定来审视华人社会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可做出一个结论:台湾、港澳、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教育与研究,仍然偏重于传统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领域。虽然在两岸三地逐渐有拓宽到传播学其他领域的趋势,尤其是台湾近几年来在传播研究与教育方面的努力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的设立,但势力仍待加强,以便能够改变华人社会把传播学认为只是大众传播学的误解[11]。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在教育与研究上的贡献,则因为在受教育的过程,历练过较完整传播学领域的训练,反而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取向,较能够表现出传播学整个领域的面貌。为了了解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传播学的研究,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先看看这些地区,较具规模的华人传播学组织。

参、华人传播学组织

海内外华人社会三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组织,依年代区分,包括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CCA), 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ACCS), 和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CCS)。虽然除了这三个组织之外, 华人社会仍有不少与传播学有关的各种学会存在(如文化研究学会), 但论规模、影响力、以及和传播学直接性的关系, 则以这三个组织最具代表性[12]。

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是于一九九〇年八月, 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召开的AEJMC年会上宣告成立的。与会传播学者包括李金铨、张赞国、祝建华、谷玲玲等人, 并选李金铨为CCA首任会长。依此学会章程, 创立此学会的宗旨在于: (1) 推动在中华传播学不同领域学者与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流; (2) 推动与其他专业学会的合作; 以及(3) 推动会员间的互动。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讯(CCA News)于一九九一年开始发行, 每年两期, 报导学会活动与会员教学研究等消息(于二〇〇〇年改成电子会讯)。接着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在明尼苏达州正式注册; 同年九月成为AEJMC与SCA(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前身)组织会员, 一九九七又与IFC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结盟, 会员并活跃于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会活动。除了会讯, CCA并设有CCANET(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Listserv)作为学会与会员随时联络与信息发布用途(加入网址: majordomo@lists.cla.umn.edu)。最后, CCA的网站则于一九九七年设立(<http://www.sjmc.umn.edu/cca/aboutcca.htm>), 为了解CCA所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

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的构想, 始酝酿于一九八九年几个参加SCA旧金山年会的华裔传播学者。这个构想一直到一九九一年, 由钟振升、马成龙、李文淑、陈国明、William J. Starosta、Lyall Crawford、与Philip Wander几位传播学教授, 在美国宾州匹兹堡市召开的ECA(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上有一个有关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研讨会后, 经正式讨论, 决定成立一个传播研究学会。经由多位学者继续在当年ICA芝加哥年会里商讨之后, 暂时拟订以‘亚洲传播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y of Communication)为会名。于是由陈国明在当年十一月SCA亚特兰大的年会上, 召集成立大会。与会二十余位传播学生、学者, 经四个多小时热烈讨论后, 决定以‘华人传播研究学会’取代‘亚洲传播研究学会’为会名。该学会的目的在于‘集结华人传播学者共同研究, 从东方人的观点探讨传播的观念, 并促进友谊以达联谊效果’[13]。ACCS成立的宗旨颇为简单扼要, 在其组织章程里其实只有短短一句: ‘本会旨在推动中华传播学研究’。这句由会员推敲出来的宗旨, 意在阐释该学会的包容性。也就是说, 任何对推动华人传播学有兴趣的学生、学者或从事其它行业者, 皆可参与该学会的活动或成为会员。这可从ACCS目前近七十五名会员中, 有将近四分之一不具有华裔的身份可看出端倪。会中陈国明被选为创会的首任会长。

如同CCA, ACCS也同时是NCA与IFCA的结盟会员, 但其主要的活动则在NCA年会上举行。ACCS会员之间的沟通, 主要靠四个管道。一是每年发行两期的ACCS Newsletter, ACCS Network, ACCS 网站(<http://www.hkbu.edu.hk/~accs/>), 与Id-Line。值得一提的是Id-Line。这个在一九九二年十月设立的网路交流站, 在学术和生活上给ACCS会员带来甚大的影响。

中华传播学会(CCS)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在台湾成立, 并推选陈世敏为首任理事长。依此会组织章程, 创会的宗旨在于‘促进传播学术交流及提升传播研究水准’。CCS会员约有二百人。由于台湾人才资源丰富, 人力与物力集中, 成立几年来, 对整个华人社会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推广, 已展现了重大的贡献。例如, CCS至今已举办了六次年会, 每次会议皆有六十篇以上的论文发表, 出席也都超过二百人次, 而且来自不同国家。CCS除了该会的电子报与每年固定出版《中华传播学年刊》之外, 拥有一个内容相当扎实的网站(<http://ccs.nccu.edu.tw>)。其内容除了包括学会本身的简介之外, 还有学术活动、学界消息、中文期刊、各校博硕士论文、传播系课程、与政大馆藏图书期刊、书目等宝贵资料。CCS的成立与努力, 对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教育的整合, 提供了莫大的贡献。

综观华人世界这三个比较有组织的传播学会, 我们可发觉到, 它们成立的宗旨, 都在于试着促进华人传播学研究教育的发展。它们至今的贡献也皆有目共睹。三个学会几年来, 在CCS年

会上的合作，也对华人社会传播学的发展立下了里程碑。

不过，仔细审查三个学会研究的重点，我们也发现有其不同之处。大体而言，CCA与CCS的研究取向，比较偏向于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而ACCS则较平均于前面所界定的传播学的各项领域。这个差异，可从三个学会网站内研究出版档案看出来：

<http://www.sjmc.umn.edu/cca/researcharc.htm>

<http://www.hkbu.edu.hk/~accs/book.html>

<http://ccs.nccu.edu.tw/chtml/journal/index.htm>

由于这三个学会的会员彼此有所重叠，会员分布于华人不同的社会，加上彼此间的研究交流颇为密切，它们的活动与资讯，清楚地反映了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的面貌。以下就来加以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华人传播学研究未来的走向。

肆、近三年来的研究

为了更清楚与有效地描绘出一个台湾、港澳、与海外华人社会传播学两年来的研究轮廓，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华人传播组织的网站研究档案之外，本文的分析主要依赖以下的资料库与出版物：

<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ACCS网站

ACCS Newsletter

CCA网站

CCA Newsletter

CCS 网站

《中华传播学刊》(CCS会刊)

《新闻学研究》

《传播研究简讯》

《新闻学研究》和《传播研究简讯》虽不属于三个华人传播组织的出版物，但前者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学期刊，论文作者包括海内外华人学者，对了解华人传播学研究具有指标与引导作用。后者每年出版四期，对台湾地区传播学术活动与研究资讯的提供，很值得本文引用。

分析的资料则包括了期刊论文、出版书籍、年会论文与发表会主题、学术研讨活动、机构赞助研究计划、以及研究生研究论文。为了划出这些地区研究的轮廓，本文不采用详细的内容分析法，逐一地对各个单独的研究或活动项目加以解说归纳，而使用两个大的架构，加以宏观式地讨论：研究内容的类别以及研究方法和典范的取向。

一、研究内容的类别

研究内容的类别，以前面界定的传播学六大领域做为基准，加以分析。以三个华人传播学会而言，前面已经提到，CCS与CCA比较偏向于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例如，《新闻学研究》二000到二00二年(63-76期)刊登的论文，内容约略可划分为几个项目：传播效果、研究方法、性别与传播、言说与语译分析、组织传播、媒介经营管理、传播与再现、政治传播与选举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传播教育、新闻研究、以及网路传播。

除了研究方法与教育之外，若以传播学六大领域来分析，虽然可以看到性别与传播、言说与语译分析、政治传播、与选举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项目，约可纳入公共传播学的领域，不过仔细查看后，更可发觉到大部份的论文建构在大众传播学这个领域的脉络上。最后是组织传播，虽然论文篇数不多，但颇能反应组织传播学这个领域的内涵。至于人际间传播学、小团体传播学、与文化间传播学三个领域的论文，则付之缺如。

《新闻学研究》三年来出版的论文归类，大致上可做为了解台湾传播学研究的指标。例如，《传播研究简讯》二000到二00二来(21-31期)，所列的182篇博硕士论文，最少有超过八成与

媒体和新闻有关，这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电子媒体，特别是网路的研究。至于像《广播与电视》、《广告学研究》、与《广电人》等，从刊物的名称，即可看出论文的属性。若是《中华传播学刊》或《传播文化》的论文，则反映了前面归入公共传播学领域的特色。另外，台湾国科会二00一和二00二两年补助的八十二个与传播学有关研究计划，也反映了类似的取向，虽然其中四个计划与组织传播、人际传播、面子、与谈判等主题有关。最后，CCS年会内的论文发表与主题研讨(panel)，内容也大致与大众传播研究为主。但是三年来，也逐渐出现组织传播、文化认同、健康传播、语艺分析、文化批评等主题论文或研讨会。

CCA网站罗列的研究活动与论文，也不外乎以新闻与媒体为主。不过，CCA虽然是一个海外的华人传播组织，其成员的研究，诸多以中国、台湾、与香港为对象，这对华人社会的了解，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ACCS会员在学术上的贡献，正好与CCS和CCA起了互补的作用。ACCS可说是一个研究风气相当旺盛的组织，这从在几个重要传播学组织年会上的论文发表，和在期刊或书籍出版上可以看出。仅以书籍而言，ACCS成立以来，会员已出版了不下二十本有关传播方面的书籍。例如，就我所知三年来就有以下几本[14]：

《谈判与协商》

《简明英汉传播学辞典》

《传媒批评：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

《文化间传播学》

《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ce Practic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texts and Comparison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New Frontiers, and New Directions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ny Voic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期刊上的发表也不胜枚举，John Powers在他的华人传播学者出版目录里有清楚的记载(见 <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不过要真正了解ACCS会员的研究取向，则非由传播学组织年会上发表的论文着手不可。因为期刊发表的论文与书籍的出版，总数仅占传播学者所有研究论文很低的比率，唯有从年会发表的

论文才能窥视出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全貌。ACCS团体性的研究活动，于一九九六年开始进入了蓬勃与稳定的发展期，从一九九六到二〇〇〇年间，ACCS总计在NCA年会上，发表了四十一个论文与研讨会，扣除了每年一次的学会会议节目，ACCS在这五年内一共发表了约一百四十四篇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传播学的论文(见ACCS Newsletter, 1996-2000; NCA Convention Program, 1996-2000)：

仔细分析这些论文与出版书籍，可以发现ACCS会员的研究，和CCA与CCS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领域。以前面所界定的传播学领域为例，除了小团体传播学的研究不明显之外，ACCS会员的研究涉及了其它每一个领域。这种均衡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华人社会传播学研究过于侧重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所遗留的空白。

除了研究均衡发展之外，还有几项明显的特色：

第一，对传播学主干，尤其是传播学理论的质疑与挑战。这个动机直接触及了文化认同的问题，表现出来的就是质疑既存传播学理论全盘西方化的适当性。这个趋向在ACCS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诉求。多位会员不仅为文指出西方传播学理论，因为文化对行为的牵制与影响，不能完全移植到东方社会，而且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论说，包括从儒家、道家、佛家、与法家对华人传播行为的影响，试图建立传播学内不同概念的适合解释东方人思想与行为的理论。不少在年会上发表的这些论文或论点，后来都在期刊或书籍里出现。

例如，以《易经》太极图的动态性能，发展建立在华人文化基础的传播模式，并藉八卦的属性与互动，建立了人际关系演进与和谐的理论。或以儒家思想建构组织管理的理论；或以‘气’的理论，引伸出解释沟通的模式；或对法家在说服方面的专研，提供了一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或从道家的观点，提出了研究人际间沟通的新路线；还有从中华文化角度，探讨谈判与说服的策略原理与运用[15]。对传播学理论是否适合华人社会的质疑与挑战，其实也是一些台港的传播学者同时期提出质询的问题[16]。

第二，对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沟通概念，深入研究以显示与西方人沟通方式的差异。这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垂手可得，例如探讨佛教‘缘’这个概念对华人沟通行为影响的论述；从空间安置的角度，解析‘风水’的内涵，并强调将之纳入非语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对华人计策行为内容的因素分析；研究华人‘特殊性关系’与‘年龄资历’在华人社会解决冲突的突出效果；报导‘调解人’在华人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关系’对华人说服沟通的影响；以及‘面子’对华人沟通行为的冲击[17]。

在这个特色里，影响最大的研究，莫过于以陈国明为首的对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广泛研究。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最先于一九九一年在匹兹堡ECA年会举行的研讨会，之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继续这条研究路线。终于在一九九八由陈国明在专业期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争取到一期特刊，专门探讨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由于出版后广受欢迎，于是在二〇〇〇年又出一期华人在不同文化脉络间，冲突经营与解决的过程。陈国明与马成龙更乘胜追击，从文化与哲学，人际间沟通，组织沟通，政治沟通，与谈判等五大面向，编辑了一本以华人冲突经营与解决的书。两期专业特刊加上一本书，总共包括了三十八篇论文。这个彻底的集体研究，不仅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文献，更对华人与来自不同文化人们的沟通与相互了解有了相当大的助益[18]。

第三，除了理论的建立与华人文化内特殊概念的探讨，ACCS会员对当今华人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与未来的走向也有了反思。这种自省的现象，来源有三。一是来自会员受到西方传播学蓬勃与系统化研究的冲击，二是来自知识份子的一种对自己文化的责任感与社会良心的体现，三是受到全球化潮流的冲击，退而反思中华文化对未来人类社会的适应与可能的贡献。这种对自我文化的反思，明显地表现在对华人传播学在世纪之交的挑战与未来展望的讨论，这些论文都能鞭辟入里，发人省思华人传播学研究的现在景况与未来走向，而且几乎触及了传播学的各个领域

[19]。

第四，会员在海外学术界打拚过程的文化认同，与学者代间传承和互助问题的讨论。这是ACCS占多数的华裔会员的一个切身与存活的问题。除了与国内传播学者一样，必须面对专业本身的要求之外，华裔学者身居异文化，同时也得面对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期待与适应。这种异文化适应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文化间传播学探讨的主题之一。因亲身之经历而投入相应之学术主题研究，实是自然不过与适当之事[20]。

除了上述这些ACCS会员明显的研究取向之外，另有两个研究方向值得一提。一是对华人女性的研究，二是经由西方传播学方法与理论，在研究华人文化上开出新路。前者包括探讨华裔女性教师在课堂内，如何因文化的差异处理与学生之间互动的问题[21]，与其它诸如从女性主义观点，评论裹小脚或女性地位的研究[22]。后者以Xiao为代表，其著作从修辞演辩学角度，切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知识份子与思潮上对抗、纳收、与创新之辩证互动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文献贡献也不小[23]。

综观ACCS创会以来的研究、发表、与著作，如前所述，可看出它们弥补了CCS与CCA在研究领域上所遗留下来的空白。ACCS近两年来的研究与活动，承袭了前五年的方向，继续往前推进。这可从两年来在NCA承办的以下十四个研讨会和前面列出的出版书籍看出：

二00一：

1. An Examin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2. Teaching, Research, and Doing Service in American High Institutions for Chinese Professors
3. Western Influence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hange
4. Linking East and West: Comparisons of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5.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on Modernity
6. Communication with Chi and Si: From Cultural Roots 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
7. Reflections and Reaching Out: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ACCS
8. Culture Shock, Re-entry, and Culture Identity: Issues for Those Who Live Between Cultures.

二00二：

1. Transforming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s Big Event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An Initial Exploration
2. Key Concept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3. Investigations of Chinese Values and Norms
4. Understanding Asia's Media Ecology
5. Cultural Changes and Impact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Life
6. Confucianism, Daoism, Postmodernism, and New Media

文章管理: wuj i ang (共计 687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传播学

- 读《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2007-7-18)
- 社会语言学方法与新闻传播学 (2007-3-28)
- 论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 (2007-3-8)
- 诸子百家文献的传播学视角研究 (2006-11-1)
- 政治学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影响 (2006-8-22)

>>更多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研究：大陆以外地区（上）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信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 [MSC Status Organization](#)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 版权所有 ◆ 不得转载 ◆ 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